

郑振铎全集

第十一卷

《文学大纲》(二)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郑振铎全集

第十一卷

策 划:李津生 刘英民 **统 筹:**李世琦

责任编辑:刘英民 李艳明 **装帧设计:**张守义

美术编辑:赵小明 **责任校对:**李桂香

出版发行:花山文艺出版社(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)

印 刷:张家口市印刷总厂(张家口市建国路 15 号)

封面印刷:河北新华印刷二厂(石家庄市建设南大街 18 号)

经 销:新华书店

850×1168 毫米 1/32 382.375 印张 9508 千字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

199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:1—3,000 定价:(精)980 元

ISBN7—80611—680—X/I · 626

(全二十卷)

第十一卷说明

本卷收《文学大纲》第十五章至第二十九章。《文学大纲》是作者关于中外古今文学史的一部综合论著。上溯古希腊罗马，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，下及二十世纪初叶，纵横数千年。全书共四十六章，附插图七百余幅。一九二七年四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，共四册；这次根据“全集”的统筹安排，改为了三卷。

目 录

第十五章	中世纪的波斯诗人.....	(1)
第十六章	中世纪的印度与阿刺伯	(34)
第十七章	中国戏曲的第一期	(53)
第十八章	中国小说的第一期.....	(111)
第十九章	中世纪的日本文学.....	(156)
年 表 二	(177)
第二十章	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学.....	(186)
第二十一章	十七世纪的英国文学.....	(220)
第二十二章	十七世纪的法国文学.....	(236)
第二十三章	中国小说的第二期.....	(249)
第二十四章	中国戏曲的第二期.....	(278)
第二十五章	十八世纪的英国文学.....	(323)
年二十六章	十八世纪的法国文学.....	(360)
第二十七章	十八世纪的德国文学.....	(376)
第二十八章	十八世纪的南欧与北欧.....	(393)
第二十九章	十八世纪的中国文学.....	(404)
年 表 三	(446)

第十五章 中世纪的波斯诗人

一

中世纪的波斯，在文学上，真是一个黄金时代；虽然她曾被阿剌伯人侵入了一次，接着又被蒙古人所统治，然而她的诗的天才，在这个时代却发展得登峰造极，无以复加；正有类于同时的我们的中国，那时，我们也恰是诗人的黄金时代。所有近代欧洲人所熟知的弗达西，亚摩客耶，沙地，赫菲兹诸大诗人，都产生在这时。

波斯的文学，以诗歌为主体，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如此。但在古代流传下来的诗歌，却不过是些断片或不重要的作品，或叙述医学，地理之类的韵文而已。到了中世纪的时候，才有伟大的诗人出来，而许多的伟大的诗人，也只在中世纪呈现他们的异彩，以后，便又不大有什么可以与相比肩的作家了；尤其在公元十一世纪之初至十四世纪之末，是波斯诗人的黄金时代。

关于波斯诗人的生平与作品，有好些重要的诗选存在于今，足以供我们的取材与研究。除了几个大作家有专集流传的之外，

2 郑振铎全集

其余的诗人，便不能不靠这些诗选以保存他们的作品了。

自阿剌伯人侵入了波斯之后，灌输了两种的东西进去，一种是回教，一种是阿剌伯文。波斯人信仰回教的不少，用阿剌伯文做诗和文的尤不少。而在诗歌的作品上，用阿剌伯文的尤为习见。但也有不肯舍弃他们本国的语言文字，而仍旧用他们的祖国的文字来写作诗歌的。所以波斯的诗人，有两群，一群是用波斯文写他的诗的作家，一群是用阿剌伯文写的作家。这些文字都不是我们所熟悉，或可以说，所曾常常见到的，所以这里便不再细细的分出哪个作家是用波斯文，或哪个作家是用阿剌伯文的了。

我们的讲述，开始于波斯的回教时代。所谓回教的波斯的第一个真的大诗人便是路达吉 (Rùduki or Rúdagí)。与他同时代的作家们便已给他以很高的名誉了，有人竟称他为“诗人的王”。相传他一生出来，便已瞎眼。他不仅是一个优美的诗人，且还是一个最好的歌者，还会奏琴。他常在那沙二世 (Nasr II, 913—942, A. D.) 之前，和琴而歌，颇得那沙的喜爱。到了后来，当他晚年时，他的宠爱衰了，便贫穷而死。据说当他盛时，他有二百个奴隶，他的行囊须有一百只骆驼去背载。他的诗有一百卷，但传于今却已不多，今译其一首如下：

把那酒，你可以称之为红宝石融化于杯中的酒，带来给我，这酒还如一把出了鞘的偃月刀，在正午的太阳光之下照耀着。

它是玫瑰的水，你可以说，蒸馏得纯洁了的；
它的甜蜜之悦人，如睡神的手掌偷偷的经过初倦了的眼上。你可以称那杯子为云，那酒便是从云中落下的雨点，

或可以说，你所长久祷求的充满心中的快乐，终于来到

了。如果没有了酒，所有的心，都要如一片的荒漠，困闷而黑暗，但如果我们的生命的最后呼吸已经告终，一看见了酒，便更会带了它回来的。

呵，如果一只鹰迅飞了下来，攫取了那酒带到天空上去，
带到所有的卑下的人都得不到之处，谁不会如我似的喊了一声“好呀！”呢？

路达吉之后，有达恢恢 (Daqiqi)，他的名字虽是阿刺伯的，但他却信仰波斯的古教，此可于他之赞美饮酒的诗中见之。达恢恢的大名望存在于一部未完成的波斯史诗中；他开始写了一百韵，讲到古教的起源与建立，突然的为他的一个所爱的奴隶，一个土耳其的童子，所刺死了。以后弗达西著他的大史诗时，便把达恢恢的著作运用进去。达恢恢的诗名，在当时很大，曾有一个大臣，引进了一个诗人给某个王，说道：“陛下，我带了一个诗人来给你，自达恢恢的脸为死所幕后，时间的眼还没有看见像他一样的诗人呢。”达恢恢的抒情诗，流传于今者不过四十韵，今译其一首如下：

停留得太久了，我是轻轻的想道：走呀！
即如一位贵客，也许可以停留得过久。
然在井中的水，储得时间多了，
便要失去它的流性，它的甜味也要走了。

此外，在路达吉和达恢恢同时，还有不少的小诗人，却不是这里所能尽举。

二

苏丹马摩特（Mahmud, 940—1020, A.D.）在位时，波斯的文学很发达。他自己会作诗，手下的诗人很不少，其中最有名的便是弗达西（Firdawsi）。相传，有一天，马摩特左右的三个诗人正在某处谈话，一个从异地来的人却要加入他们的群中。一个诗人便起来说道：“兄弟，我们是国王的诗人，须要是诗人才能进我们的群中。现在我们联句，每人都作一句，如果你能把第四句接得上，那末便可以进我们的群中了。”这个客人答应了。他们有意把第四句的韵弄得很难，然他却做得很好。这个客人便是弗达西。他们同时发现，弗达西对于波斯古代的传说和历史的知识，非常的丰富。于是他们便进言于苏丹马摩特，叫他继续达恢恢，把那部大史诗做完全了。弗达西于是专心去做这个大工作。马摩特并答应他，每一千韵，给他一千个金钱。他努力了三十年，这部《帝王之书》（The Shahnamah）才告成功。当他大功告成时，便以一份钞本呈献于马摩特。他待这位大诗人很冷淡，对于《帝王之书》也并不表示热烈的欢迎。弗达西很不高兴，便写了些讽刺诗。这个讽刺诗到了马摩特的耳中，他也生气了，便仅以六万的小钱，代替六万的金钱，偿报他的劳苦。当钱到时，弗达西正在公共浴池中。他接受了赐钱，又惊又怒，便立刻把这些钱分给浴池的侍者和扛钱来的奴隶们了。他想到了一个复仇的方法，便写了一首很刻毒的讽刺诗，托一个宠爱的首相代呈，并说，这诗须于国王政务忙时当众诵读，以娱悦他。他自己立刻动身到报达的王宫中以避祸。报达的王却给他以六万的金钱；他又在《帝王之书》上，加了一千韵。他的著名的诗篇，这时已传诵于众口。马摩特很后悔他以前的行为，便卑辞厚礼，差了一个

人，送了以前所许的金钱，并国袍一袭给弗达西，要请他回来。但当这位使臣到时，弗达西已经死了。他死时，年已八十。

他的诗名极高，在欧洲人所知道的波斯的诗人中，他是他们所熟知的第一个大诗人，如希腊之荷马一样。《帝王之书》包含波斯古代至弗达西之前代，即阿刺伯人之侵入时（公元 636 年）时为止。他所用的文字是波斯文字的最纯粹者，阿刺伯字用得极少。《帝王之书》中有许多节是非常美丽的，其描写力之伟大与音律之谐和，没有一个诗人可以比得上他。他的抒情诗也很好，兹举其一首如下：

我的头要是偎靠在你胸前一夜，
它便要高扬到天空之上了；
我要把笔碎在水星的手指中，
我要把太阳的冠，握取来当做我的奖品。
我的灵魂要飞在九天之上，
土星的高傲的头，却还躺在我的足下。
然而我却可怜那失望的爱者们，悲苦得伤了，死了。
如果你的美貌，或你的丹唇，或你的双眼成了我的。

阿萨地 (Asadi) 亦名大阿萨地，因为他儿子也是作者。相传他是弗达西的先生，又是他很好的朋友，他死在弗达西之后，大约年龄是很高大了。当苏丹马摩特要把大史诗《帝王的书》请他编著时，他辞以年老；这个责任便落在弗达西的身上。后来，弗达西快要死了，而他的《帝王的书》却还有最后的四千韵没有写好；阿萨地便以一日一夜的工夫把它完全写好了，第二天读给将死的弗达西听，以安慰他。但阿萨地的名望并不系于此，他自有他自己的大著作在。他以善于作战诗 (Strife-poem) 称，共作

6 郑振铎全集

了这样的诗五篇，一为《阿剌伯人与波斯人》，二为《天与地》，三为《盾与弓》，四为《日与夜》，五为《回教与波斯教》，其中以《日与夜》为最有名。阿萨地也与弗达西一样，最后却为苏丹马摩特所不喜；因为他在《阿剌伯人与波斯人》中，称扬了马摩特的仇人。

三

以后的时代，便是那骚·伊·古斯拉（Nasir-I-Khusraw），亚摩·客耶（Umar Khaygùm）及几个别的大诗人的时代了。

那骚·伊·古斯拉是一个诗人，游历家；关于他的传说，非常的多。相传他是巴尔克（Balkh）的国王，被他国民所逐放，寄居于永江（Yumgàn），他的家中，饰以最美丽的浴池，花圃和武士，而浴池之弘丽尤为后人所艳称。他的大著作是：用一部散文写的《游记》；一部诗歌全集，名《狄王》（Diwan）及一部《光的书》（Book of Light）等。由他的《游记》里，我们可以略略知道些他的生平。他是某地政府里的秘书，在公元一〇四五年的冬天，因为受一个梦境的警告，他便立志把他所称为“能够减少世界的忧愁的唯一东西”的酒禁绝了，并动身到米加去朝圣地。这时，他大约是四十岁。以后游历了许多地方，在一〇四七年到了埃及的大府开罗，在那个地方约住了二三年。这个游历共经过了七年才归到本乡。他的《狄王》这时已经告成了。他的哲学，是以自由意志说代替了定命论。 he 说道：

“虽然上帝创造了母亲，胸头与乳汁，
孩子们却要自己把母亲的乳汁啜来吃。”

“你的灵魂是一本书，你的行为是如写的东西：除了好

的话以外，不要写别的东西在你的灵魂上：
啊，兄弟，把那好的，完全好的话写在那本书上吧，因为笔是在你自己手上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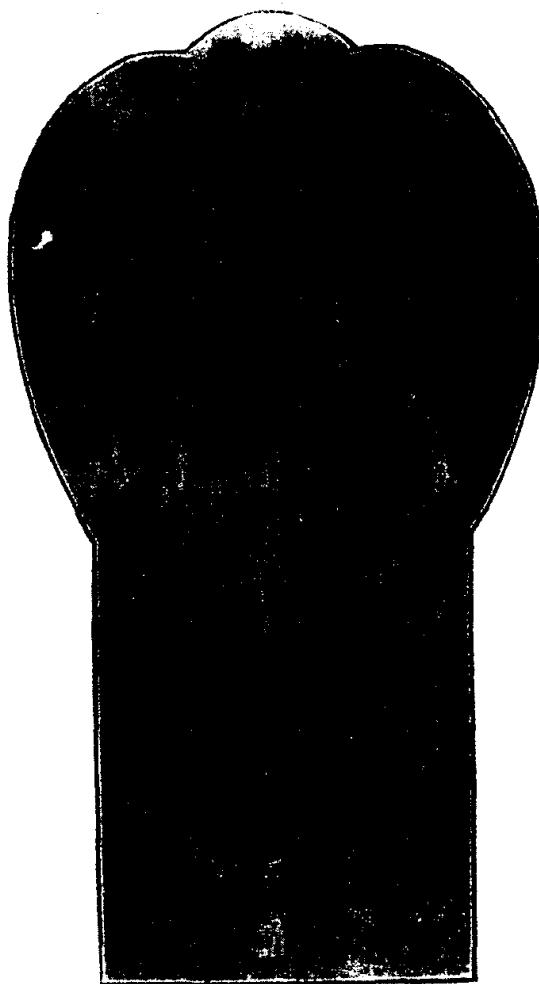
在他的《狄王》上，都是些长的诗篇，兹节译其中的几节如下：

你的身体对于你是一条铁练，世界对于你是一所狱室：
你竟把这个狱室当做家，而以铁练为好的东西么？
你的灵魂是弱于智慧，且也赤裸裸的没有工作：
去求智慧的强健吧，去把你的裸体竭力隐藏了吧。
你的文字是种子；你的灵魂是农夫，而世界是你的园地：
让农夫好好的耕种，园地上便要出产丰富了。

《狄王》是有力的，原创的，忠恳而有热诚勇毅而具学问，在别的波斯诗人中，没有一个是像他那样的积极的。

那骚·伊·古斯拉以外，同时有四个大诗人，都是以写作四行诗，波斯的一种特别诗体，著名。第一个便是“天文家诗人”亚摩·客耶，第二个便是方言诗人巴巴·太哈 (Bá bá Táhir)，第三个便是有名的神秘者阿皮尔·客尔 (Abil-Khayr) 第四个是巴利·安萨 (Pir-i-Ansar)。

亚摩·客耶为了英国文人菲兹格拉 (Fitz-Gerald)，曾翻译了他的诗，几乎在欧洲成了一个东方最大的诗人，比他在本国所得的声望大得多了。在他的本国波斯，他的名望乃大部分在于他的算学与天文学，而非他的诗的成功。在尼达米 (Nidhami) 的《四个讨论》(Four Discourses) 中，曾有一段关于亚摩·客耶的记



“于是春天来了”

亚摩·客耶的《鲁拜集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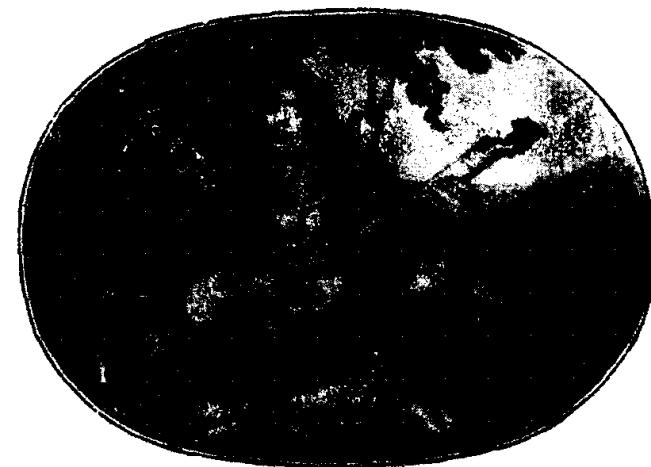
掩面哭了。

在欧洲，亚摩的故事，流传于众口者不少，却大半为浪漫的故事而非真实的事迹。他的著作，以《鲁拜集》(Rubáiyat)为最有名，凡包含四行诗一百五十八首，即菲兹格拉所译者是。

巴巴·太哈 (Baba Táhir) 是一个方言诗人，如英国的葆痕

载，非常的动人。他说，他在一个地方和亚摩相遇，听见亚摩说道：“我的坟，将来一定在一个地方，那里，树上的花，将每年两次落在我上面。”这件事似乎不可能的，所以他将信将疑，然而他却知道亚摩是不说虚话的。当公元一一三五——三六年时，他叫了一个向导，在某一个礼拜五的黄昏，引他到亚摩的坟上。他的坟正在一个花园的墙脚，坟上恰好有一株梨树和一株桃树，伸出他们的头，落了无数无数的花瓣在他的坟上，几乎使他的尘土埋葬在花下。于是他想起了亚摩以前说的话，他

士（Burns）一样。他的生平，我们知道的很少；波斯的作家，或以他为生于公元十一世纪之初，或以他为生于公元十三世纪之末；然经了几个学者的考察的结果，断定他是生在十一世纪中。在波斯的一部古书



“在绿荫之下，有一块面包，一瓶酒，一卷诗——还有你在我身边，在荒野中唱着，而荒野现在是天国了。”

亚摩·客耶的《鲁拜集》

中，有一段关于他的故事。苏丹皮格（T.Beg）到了哈马丹（Hamadan），看见了三个圣者，巴巴·太哈是其一。他立刻跨下了马，走近他们，吻他们的手。巴巴·太哈问道：“你对待上帝的儿子什么样子？”苏丹道：“听从你的意见。”巴巴道：“还是听从上帝的意见吧，上帝喜的是正直和好的行为。”苏丹哭了，说道：“我将这样办。”巴巴取过他的手来，把一只破的长颈瓶，套在他指头上，说道：“如此，我将世界的国放在你的手上：你要正直！”苏丹把这瓶当做宝物，每次出战，一定把它套在指上。可见巴巴是如何的能感动人。这次的会见，约在公元一〇五五—五八年，故知巴巴必生于十一世纪中。

阿皮尔·客尔（Abil Khayer）生于公元九六七年，死于公元一〇四九年，是第一个把四行诗用来当做传达宗教的，神秘的，

与哲学的思想的工具的人，相传他和巴巴·太哈为友；当他们第一次相见而分离后，那神秘家说道：“我所见的东西他知道。”那哲学家则道：“我所知道的东西，他看得见。”阿皮尔·客尔的生平大约不很平稳，他的经验大都在“灵魂的世界”，而在“地平线上的世界”。这使他与别的好些诗人不同。他的诗，另有一种可爱的地方，与亚摩·客耶他们的情调是两样。现在译其三首如下：

(一)

先生，如果我喝了酒，如果我
耗费我的生活在把酒和爱情掺合在一处，请你不要责备
我；
当我酒醒了时，我和敌人们坐着；但当
我忘了我自己时，我是和朋友坐着。

(二)

我说道，“你的美是属于谁的！”
他答道：“因为只有我一个存在，所以属于我；
爱者被爱者与爱情都是一个，就是我，
美，和镜，和能看的眼，也都是一个，就是我。”

(三)

要去殉道的战士们，去为信仰而打仗；
他们难道不知道：
更高尚些的殉道的爱者们，
乃为被杀于朋友之手而非死于敌人之手者么？

他还有一首更有名的诗，如下面的，曾被一位诗人完全引用入他自己献给他的恋爱者的诗中：

要是你呼唤我时，虽然我的身体躺在沉重的墓场的泥土之下，
虽然我的骨已经消去了，我仍将答应你的。

巴利·安萨（Pir-i-Ansar）是四个四行诗作家的最后一个；批评者说，他的许多半神秘，半伦理的著作，（这些著作有时用有韵的散文写成，有时用散文杂以真的四行诗写成）贡献于神秘的，教训的诗歌的发达者，比之任何别的诗人都多些。他以他的《祷歌集》（Munajat）及他的《鲁拜集》（Rubaiyyat，即四行诗集）著名，他生于一〇〇六年，死于一〇八八年。底下的一首东西是他的《祷歌》中取出来的：

啊，上帝！两片的铁，从同一地方取出，一片成了一个马蹄铁，一片成了一个王的镜子？啊，上帝！自你有了分离的火后，为什么你只燃着那地狱的火，啊，上帝！我幻想我知道你，但现在我把这幻想抛在水中了。啊，上帝！我是无助的，迷惑着的；我不知道我有什么，也没有了我所知道的东西了。

四

以上讲的都是神秘的诗人，底下四个是他们同时代的非神秘派的诗人。

客特伦（Qutran）曾与那骚·伊·古斯拉谈过话。那骚说道：

“我在太白里（Tabris）见到一个诗人，名为客特伦。他写得很好的诗，但不大知道波斯文。”客特伦对于艺术，非常的讲究，曾创造了几种很难的韵式，后人模仿者不少，成了一个诗派。

小阿萨地是大阿萨地的儿子，名为阿里（Ali），曾作了一篇模仿《帝王的书》的英雄史诗，名《格沙士那马》（Garshasp-nama），叙一个古代传说中的英雄格沙士的历险和成功。此诗共有九千或一万韵，告成于公元一〇六六年。他的最重要的著作是一部波斯文的《辞典》（Lexicon），据说是他在晚年才编成的。

阿沙特（Fakhru'd-Din As'ad）以作浪漫的诗歌《委士与赖明》（Wis and Ramin）著名，如果没有这篇东西，他的名字，便早已湮没了。兹引《委士与赖明》最后的一歌以见这诗的一斑：

啊，快乐的委沙，她的红唇，微笑的承认他们的恋爱，
紧压在赖明的红唇上，
上帝祝福他们愿望的成功，
而马巴（Mubad）的无结果的热情是白费力了。

弗西喜（Fasihi）与阿沙特是同乡，他也著了一部很著名的诗，讲述那曾为许多诗人所传述的《瓦美与阿特拉》（Wamiq and Adhra）的故事。关于这个故事，有一件事很重要。某一日，一个人送了一部书给一个总督当做赠品。总督问他是什么书。他说是《瓦美与阿特拉》的传奇，很有趣的故事，一个聪明人为某王写的。总督说道：“我们是读《可兰经》的人，除了《可兰》与先知者的著作外，别的都不读。如这一类的书，我们都不需要，因为他们是魔术家所编的，我们一见就要看不顺。”于是他命这书抛在水中了。并下令，凡波斯人及魔术家做的书都用火烧了。所以当时波斯的诗坛遭了一个大劫。据说，有好几种的《瓦

美与阿特拉》的传奇都因此而散失不传了。

这四个诗人以外，阿尔马里 (Abul-Ala al-Maarri) 是应该在最后一举的；他是叙利亚的一个小村镇的人，四岁时因天花瞎了一只眼，后来，又瞎了一只。他非常的富裕，奴隶极多，但他自己却过着隐士的生活，穿着粗布的衣，每日吃着半块面包。那骚·伊·古斯拉，经过他住的地方，曾与他见过面。他在诗歌与文学上，地位极高，又是一个很伟大的思想家。虽不是一个波斯人，也不曾住在波斯的地方，然却对于以后波斯的悲观的与怀疑派的诗人影响很大。他的最有名的著作有：《西托士·桑特》 (Siqtu' z -Zand)，包含他早年的诗歌；《洛苏米耶特》 (Luzumiyyat)，包含他晚年的哲理与悲观的诗；他的《尺牍》，有名的东西不少；再有《天堂与地狱》 (Risalatul-Ghufràn)，乃是一种散文的《神曲》，马里叙写他自己的想象的地狱旅行的。这里译了他的一首四行诗：

啊，你阿蒲尔阿拉，苏莱门 (Sulayman) 的儿子，
真的，你的盲目乃有益于你的；
因为，你若能看见人类，
在他们之中，将没有一个人是你的瞳子所要看见的。

五

此后，阿剌伯文的势力渐衰，波斯文的势力一天天的盛大，一般的诗人，都采用本国语言来发表自己的情思。在这个时代的初期，沙那依 (Sanai) 是一个很重要的作家，他的生平，我们不大知道，仅晓得他是一个王庭中的诗人；他的著作以《真理之国》 (Garden of Truth) 为最著，其他《行为的书》，《恋爱的书》